

百丈关的红色追寻

■邓玉平



图①：邓玉平重走长征途中留影。

图②：邓玉平（前排站立者左九）与四川省雅安市名山中学部分师生合影。

图③：红军百丈关战役遗址纪念碑。

作者供图
制图：鹿硕

四川西部有一个交通隘口叫百丈关，那是红军战斗过的地方。

作为红军的后代、老兵的女儿，一名历史教师，我曾经15次踏上长征路，去追寻父辈的红色足迹，体验他们当年长途跋涉的艰辛。前几天，我应邀到上海一所大学给师生讲重走长征路的见闻。提到红四方面军艰苦卓绝的征程时，我回忆起老红军贾本维亲口向我讲述的激战百丈关的故事——

“那天，团长命令我到阵地上去送通知，回团部路上遇到伏击。敌人的机枪一阵扫射，击中了我的左手、左腰和左腿，鲜血直流。我倒在地，咬着牙，拖着枪，向前爬。爬一步，草一动，又引来一枚子弹。我坚持着，终于爬回了团部……”

我在台上静静地讲，师生默默地听。

交流互动环节，一位靠窗坐的男生发言：“难以想象，在负伤流血的情况下，是什么力量支撑红军战士匍匐向前？”

“是忠诚与信仰，责任与担当吧！”我说。会场掌声一片。

那天回到家，“百丈关”3个字，在我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。贾本维的故事、师生的提问，与几度寻访百丈关的回忆牵缠交织。在一个安静的下午，我提笔写下这几段回忆。

寻踪山水草木间

公路延伸着，一阵“急行军”，百丈关到了。

2004年7月，在到达雅安市名山区著名的隘口百丈关时，苍翠的草木，成片的茶园，占据了整个视野。

我急忙登高眺望：三面都是大山、沟壑纵横，只有东面是平坦的川西平原。作为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路，我顿时明白了这座关隘在军事、交通上的重要意义。

最早知道百丈关，还是孩提时，听曾任红军总部二局通信员的父亲邓志云给我们讲故事：“红军长征，在百丈关一带打得惨烈，很多战友牺牲了。”长大后，我陆续拜访过300多位老红军，从他们口中，无数次听到这个地名。父辈们关于百丈关的记忆，深深吸引着我。此

行，我和弟弟邓建国从上海出发，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，来到此地。

1935年11月，红四方面军南下途中，在百丈关一带与敌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役。战役参与人数之多，持续时间之长，战斗进行之艰难和惨烈，仅次于湘江血战。此战后，红四方面军重新北上，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，取得长征胜利。

岁月流逝，如今还能寻觅到昔日的踪迹吗？

没想到，我们一打听，便得到指点：“这里有上千条红军战壕，有不少红军遗址遗迹和故事……”对话中，当地老乡流露出对红军的感情。

顺着指引一路前行，我们在名山区百丈镇的一个路口停下脚步。眼前，一座红军群雕傲然矗立，人物神情坚毅，目光炯炯。我们面对雕像立正，向红军前辈表达敬意。

顶着盛夏的烈日，我们沿蜿蜒的乡间土路行进。在观斗山下西河桥边看见一座土坯房，附近热心的大爷告诉我们，那是徐向前元帅指挥战斗的地方；眺望东侧，可见李先念红30军指挥部遗址。继续寻访，我们又来到当年主战场之一的月儿山，当年的红四方面军战地医院，如今是一片茶园。站在附近的红军墓前，我们深深鞠躬致敬。

辗转到了郁郁葱葱的蒙顶山脚下，眼前是曲折的石阶。拾级而上，路旁株株茶树，错落有致。我们奔着蒙顶山的红军百丈关战役纪念馆而去。气喘吁吁来到馆前，才得知纪念馆闭馆重修。在纪念馆周边流连，那些战壕、交通壕、掩体工事遗址，令人触景生情。这些战壕，曾经为了保护将士，挡住过多少敌人的子弹？留下过多少难愈的伤疤？青山作伴，芳草为邻。它们在时间的长河里静默无言，却永远是历史的见证。

在纪念馆周边流连，那些战壕、交通壕、掩体工事遗址，令人触景生情。这些战壕，曾经为了保护将士，挡住过多少敌人的子弹？留下过多少难愈的伤疤？青山作伴，芳草为邻。它们在时间的长河里静默无言，却永远是历史的见证。

听见亲历者的“声音”

百丈关山中空气清新，是城里的园林绿化所不能比的。山间草木影影绰绰，如当年栖身在战壕中的红军将士，蓄势待发。

徐向前元帅曾回忆百丈关战役：

“附近的水田、山丘、深沟，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，杀声震野，尸骨错列，血流满地……”此时此刻，我又想起曾拜访过的红四方面军的老兵们，恍若看见了他们的身影，听见了他们的声音——

时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12师36团团长的孔庆德闪着泪光对我说：“当年在百丈关，我们以15个团抵御敌人80个团的兵力。最可气的是敌机嗡嗡地飞来轰炸助威。我大吼着下命令：‘机枪集中火力，迎着它打！’这招还真灵，敌机胡乱地扔下炸弹，便爬高逃走了。一名战士的腿和肚子被炸伤，昏了过去。等他醒来，发现全班十几名战友都牺牲了，被炸成碎片的衣服挂在树枝上。他爬了几个小时，才找到队伍……”

“百丈关战役第5天，敌我短兵相接，白刃格斗。我拿步枪与敌人搏斗，对方挺枪突刺，想捅我前胸。我闪开后马上还击，把那小子扎倒在地。忽然感觉脑后有声，另一个敌人从背后杀来，把我的胳膊划破了。”时任红四方面军第31师93师交通队队长秦忠说，他们交通队50多人，牺牲17人，轻伤20多人。

老家在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的杨国平，当时是红四方面军第4军某部战士。“战斗中，我的左小腿被敌人子弹打穿，战友没有丢下我，一路把我抬到陕北。”我记得杨国平的郑重嘱托，“你们重走长征路，要代我向牺牲的战友致敬，向帮助过我们的父老乡亲问好！”

走出时光隧道，我猛地回过神来。满目依旧葱茏，周围一片寂静。

远去了，那敌机的轰鸣，将士的怒吼。但永远不会远去的，是那耿耿丹心，铮铮铁骨。我情不自禁俯下身，捧起一把泥土。这泥土里，浸润着多少红军将士的鲜血？

“你们幸存战友的后人看望你们来了……”我轻声对他们说。

将敬意刻入心底

春去秋来，牵挂从未离开。

2015年11月，我又来到百丈关。长征精神滋润着的这片红色热土，变化真大。当地红色旅游蓬勃发展，群众生

活改善，处处欣欣向荣。此行，我应邀参加名山区举办的红军百丈关战役80周年纪念活动，同时到学校开展长征讲座。

那天，红军百丈关战役遗址纪念碑揭幕仪式、红军百丈关战役烈士纪念馆项目启动仪式隆重举行。现场人山人海，不光有应邀而来的党史专家、红军后代，还有拄着拐杖的老人、抱在怀里的孩子。天阴沉沉的，人们庄严肃立，共同缅怀先烈，寄托哀思。

这趟行程，我还见到了名山区第三中学退休教师聂金福。聂金福几十载研究百丈关战役和当地红色文化，他握住我的手说：“欢迎你，红军后代！请到我们家喝茶！”“我是来感恩、来学习的，感谢乡亲们当年支持红军！”我回答。

活动结束后，聂金福陪我走了不少地方。我不断向他请教，他随手拿出纸和笔，边画图边详细介绍。胡大林夜袭战、鹤林场阻击战……在他的讲解下，我得以了解百丈关战役中的许多具体战斗，包括当时各支队的兵力分布、行军路线等。

在百丈镇，聂金福告诉我：“敌机投下炸弹，百丈镇起火。红军冲进小镇救火，敌机临空扫射，很多将士牺牲了。”他还讲了红军帮助群众挑水、劈柴等许多动人的军民鱼水故事。“乡亲们怀念红军，逢年过节，都会自发到各个红军纪念馆前献花祭奠。”一路行一路讲，聂金福始终充满激情。

临别，聂金福送给我20本他新编著的百丈关红色文化书籍，托我转送给其他红军后代。“要把红军的故事，告诉现在的青少年。”他和我都是教师，谈到薪火相传，很有同感。

几天后，我到名山中讲长征。面对身穿红色校服的500多名高中生，我讲述了亲历百丈关战役的孔庆德等老红军的故事，激励他们用功读书。学生们听得很专注，交流互动十分踊跃。

我还和他们一起朗诵当地流传已久的红军歌谣：“寒冬盼黎明，夜深思红军。穷人要解放，全靠红军。消灭反动派，工农翻了身。有吃又有穿，不忘红军恩。”

整齐洪亮的声音传出窗外，传得很远很远。

我知道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早已把对红军的敬意，一字一句刻进了心底。



孙江子(右)、孙帅父子察看果树长势。 张田摄

黄河小浪底，高峡出平湖。在烟波浩渺的河南省洛阳市小浪底水库上游，弯弯曲曲的黄河岸线造就了数不清的山区沟域。位于洛阳市新安县石井镇的那道湾，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黄河神仙湾。

54岁的退役军人孙江子穿着布鞋，步履轻健地登上一座山头。他指着远处层层叠叠的梯田对笔者说：“早先，这是一片荒山。”

生在黄河边、长在黄河边的孙江子，曾在某部服役3年，1990年退役回乡。20世纪90年代末，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后，孙江子和淹没区的许多村民一样，搬离村庄，定居县城。因为军旅的历练，孙江子身上有一股“头拱地也要把事情干好”的韧劲。他沿着黄河挽工程、干运输，生意十分红火。

“我干工程的那些年，眼看着黄河岸边山荒了、村空了，乡邻来往也少了。”忙碌之余，孙江子时常怀念家乡的好山好水，也注意到国家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保护。“我觉得转行是大势所趋，今天的荒山岭，可能就是明天的‘金山银山’。”2016年，孙江子将目光投向石井镇靠近小浪底库区的数千亩荒山，下决心蹚出一条发展的新路。

“啥？造林？”听说父亲要承包荒山造林，孙江子的儿子孙帅觉得不可思议。更让孙帅想不到的是，父亲希望他们爷俩一起干。

1993年出生的孙帅，在武警某部当了2年兵。退役后，他投身自媒体领域创业，小有成绩。虽然对父亲转行种树的决定有些不理解，不忍心看父亲太辛苦的孙帅，还是利用空闲时间，撸起袖子加入种树队伍。

孙江子承包的这片荒山，多石少土，大树难长，荆棘丛生。刚上山时，孙江子、孙帅父子用砍刀劈掉荆棘，开出了一条小路。从这条小路向两边延伸，父子俩带着工人用钢钎、大锤、撬棍把石头撬出来，将荒山坡一层一层改造成梯田，种上桃、梨、海棠等果树。

今天回想起种树之初的日子，除开山挖石的不易外，孙帅印象最深的，是父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：“在石头缝里种树，是需要一点精神的。”

一点什么样的精神？孙江子曾这样告诉孙帅：“这些年干工程，咱家过得不错，应当为绿化荒山、造福乡亲贡献一点力量。上山种树是辛苦，可越难啃的骨头越要啃，你和我都当过兵，不应该怕苦怕累。”

受父亲的影响，孙帅渐渐将工作和生活重心转到种树上。半年后，他关掉开办了几年的小公司，一心一意跟随父亲治理荒山。

躬耕植绿的同时，父子俩还聘请专业公司按照“一边绿化，一边美化”的思路进行栽种规划。几年时间，他们在承包的5座山头上，陆续种下10多个品种60余万棵果木和绿化树，渐渐染绿了荒山。

2019年，绿化树初显挺拔，经济树也开始挂果。望着满园绿意，孙江子、孙帅父子决定乘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东风，打造集露营休闲、农业观光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农旅园区，既可以支撑荒山改造，也能

为了这片绿，上阵父子兵

■俞博 时义杰

八年来，河南省洛阳市老兵父子坚持植树造福群众——

照顾困难乡邻。络绎不绝的游客，让父子俩坚持农旅融合发展的信心更足。

“孙帅脑子活、想法多，后来又不断挖掘黄河历史文化和豫西民俗文化，引入古法染布、活字印刷、石磨豆浆、非遗桑蚕丝织等传统技艺体验项目，让农、文、旅更好融合。”孙江子一脸骄傲地说。如今，园区已帮助石井镇百余名村民就业。

3月2日，由河南省农业农村厅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多部门合办的“河南老家行”直播活动在黄河神仙湾景区举行。作为嘉宾，孙江子、孙帅父子走进直播间，向网友推介当地特色农产品，分享创业故事。

“上阵父子兵，为你们点赞”“最好的亲情，是并肩战斗”……看着网友热情洋溢的评论，父子俩十分感动。“绿色是乡村振兴的亮丽底色，我很庆幸自己当初选择和父亲一道扎根农村，在黄河岸边种树。当过兵的人，对绿色情有独钟。如今对我们来说，这绿色既是军旅绿，也是生态绿。”孙帅说。

广西350余名听障老兵获赠助听器

本报讯 通讯员刘德安报道：“父亲患中重度耳聋多年，现在不仅能听清声音，还基本可以与人正常交流，太感谢了……”近日，广西河池市退役军人老杨的儿子通过电话，向河池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感谢。

今年年初，退役军人事务部会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、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等单位，联合启动2024年“情暖老兵·守望相助”专项行动，广西成为“关爱老年退役军人”主题活动的试点地区之一。面向生活困难的中重度听障老兵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免费捐赠一批助听器，帮助他们重回“有声世界”。

捐赠活动相继在防城港市、河池市、崇左市、贺州市等地展开，专业助听器验配师现场为老兵们调试设备参数，手把手教他们佩戴使用和维护保养等。截至目前，该活动已惠及350余名听障老兵。



1974年，张善亮(中)、杨名炎(右)与战友合影。 作者供图

曾在军旅

1969年春节前夕，我们100多名新兵，住进了江西省军区独立师3团新兵连临时营房——抚州市东乡县(今东乡区)的一所小学校。

寂静的假期校园，顿时热闹起来。搬走教室桌椅，在地面铺上稻草，我们新兵三班全体战友就有了大通铺。班长石顺安手把手教我们整理内务：每天起床后，把被子叠成“豆腐块”，靠墙摆成一条直线；新买的脸盆统一放在通铺

新兵三班的表扬稿

■张善亮

对面墙根，搪瓷缸和牙膏摆在盆里，缸把手和牙膏朝同一方向；在脸盆上方拉一根铁丝，全班的毛巾整齐齐挂成一排。宿舍虽然简陋，却十分整洁清爽。

一天清晨起床后，战友们发现，脸盆里装上了水，搪瓷缸摆在脸盆边，也装满了水。副班长杨名炎善于观察，他悄悄对大家说：“你们看，班长的鞋是湿的，肯定是他帮大家打的水。”

身教重于言教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发现脸盆和搪瓷缸又装上了水。这次水不是石班长打的，而是新兵杨清和、毛燕华趁大家熟睡时，偷偷抢着打的。

看到新兵们工作积极、抢着做好事，石班长很高兴，在班务会上表扬了两名战友，并布置副班长杨名炎：“赶快写一篇表扬稿，中午到饭堂去广播。”当时，新兵连思想政治工作抓得很活跃，开设了“饭堂小广播”。说是广播，其实

就是开饭时，在饭堂读表扬稿。这是新兵连指导员徐寅林布置的任务，连队定期统计各班表扬稿数量，各班都很重视这项工作。

那天中午，受石班长指派，我拿着杨名炎写的表扬稿，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到饭堂广播。杨名炎是“老三届”高中毕业生，语文基础很好，文笔简洁优美。我虽然是初中生，但能说几句普通话，在部队受到欢迎。我广播完表扬稿后，连长指导员带头鼓掌，徐指导员还特意对我们班提出表扬。班里的战友都感到十分自豪。

从此，我和杨名炎成为班里的一对“黄金搭档”。每当大家训练中有了进步、生活中做了好事，石班长就会布置：“杨名炎，写稿。张善亮，广播。”隔三差五到饭堂广播一次，战友们工作训练积极性越来越高，新兵三班也因此有了小小的知名度。



近日，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武部、福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开展义务植树活动。 吕道谋摄